

论“掉”及“X掉”的历史演变*

魏兆惠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提要 文献证明,“掉”从本义“摇”发展出“落”义,当在唐代,“掉”可单用,亦可用于并列结构动词“掉X”中,宋代动词“X掉”和“掉X”并行,元代“X掉”式动补结构出现,并在戏曲、小说中大量使用。这主要和“掉”的口语性质有关。“掉”用在不同的X后,标志其虚化程度不一,可从其羡余性来判断。

关键词 掉、X掉、历史演变

一 “掉”的“落”义的发展历史

《说文》:“掉,摇也。从手,卓声。《春秋传》曰:‘尾大不掉。’”段玉裁注:“掉者,摇之过也;摇者,掉之不及也,许浑言之。”“掉”的“摇”义贯穿汉语史,到了现代汉语中,其最常用的意思是:落,即在物理空间从上到下的非自主的位移。(见《现代汉语词典》)。且常以用在其他谓词之后,构成“X掉”结构的动补短语。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词义和语法上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徐时仪(2007)、刘焱(2007)都曾经讨论过这个变化过程。他们都认为宋代是“掉”的意义和用法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脱落、消失”义开始出现。但是据我们观察,唐代有文献可以证明,“掉”在当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抛弃”“落下”意义开始出现。而这一变化的萌芽时期应可追溯至汉代。

先秦以前“掉”,多用本义,“摇”也。如:

- (1) 末大未折,尾大不掉。(《左传·昭公十三年》)
- (2) 鸿蒙拊脾雀躍掉头曰:“吾弗知!吾弗知!”(《庄子·外篇》)
- (3) 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蔽,代御执轡,御下两马,掉鞅而还。”(《左传·宣公十二年》)

可以说,在先秦时期,“掉”是一个实义动词,多表物体在水平方向的左右运动。在汉代,“掉”出现“悬垂”之义。

- (4) 捷垂条,掉希间。(《文选·卷八·赋丁·司马相如赋·上林赋》)

张揖曰:捷持悬垂之条,掉往著稀疏无支之间也。郭璞曰:掉,悬撻也,讬钓切。

* 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基金项目第二期《扬雄方言与汉语史研究》(项目批准号为 200710)的成果之一,同时系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两汉动补式研究》(项目批准号:07CYY019)成果之一。

这种用法在后世也有用例：

- (5) 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全唐诗·李白·舞曲歌辞·东海有勇妇》)
 (6) 蹄想尘中翻碧玉，尾休烟里掉青丝。(《全唐诗·章孝标·和滕迈先辈伤马》)
 (7) 那员外顶礼不尽。行者谢辞了菩萨，将他吹化为气，掉于衣袖之间，同去幽府，复返阳间。(《西游记》第九十七回)

也就是说从汉代开始，“掉”从原来水平方向的运动演变为可指上下方向的运动。这是“掉”的“落”义产生的基础。

在唐代(而不是徐时仪和刘焱所说的宋代)，“掉”单独作动词时，开始出现“落”义，可以作为单音节动词使用，只是不多见。如：

- (8) 耳害征蕃字已移居青唐新城里，印亦掉在旧城里也。(《类书集成·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五·一屋录·曾公遗录八》)
 (9) 麻衣未掉浑身雪，皂盖难遮满面尘。(《全唐诗·李山甫·下第卧疾寄卢员外召游曲江》)

“掉”也可用于双音节动词中表示“抛弃”“落下”，见下文。

宋代，“掉”用作“落”义的单音节动词用法也逐渐增多，仅在《朱子语类》中就出现不下 60 处之多。

- (10) 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岁以前气格都定，但有精与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较精。(《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11) 若谓穷一事不得，便掉了别穷一事，又轻忽了也不得。(《朱子语类》卷十八)
 (12) 后来申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朱子语类》卷一百〇二)

也见于其他文献，如：

- (13) 还如万人丛里，冷地掉个石头，忽然打着一个，方知触处周流。(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二下)

元明清时期，“掉”的不同义项在不同的语体的文献中有了泾渭分明的分化。雅洪托夫(1986)认为，唐宋时期是汉语书面语和口语分离的过渡时期，唐代的文献语言的特点“只有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混合体”，而宋代文献的语言有“用当时口语写成的，用上古汉语写成的，结合上述两种语言成分写成”的这几种形式。宋代以后，“大约从十三到十四世纪之际开始，区别用文言和白话写成的作品一般说来并不费力。”我们对“掉”在元明清的戏曲、小说和史书中的意义分布进行了统计，得出下表：

文献	二十五史			元明清文学作品								
	元(脱脱等)		明(宋濂等)	清(张廷玉等)	元		明		清			
义项	宋史	辽史	元史	明史	元刊杂剧三十种	关汉卿戏曲集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镜花缘	醒世姻缘	桃花扇	红楼梦

古义	保留先秦古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落	无	1	1	18	23	4	29	7	42

以“掉”和“泪”的结合为例。在元代以后的戏曲、小说中，“掉泪”是常见用法，“掉”亦可写作“吊”、“弔”)，如：

- (14) 婆子听说，双眼吊泪道：“老媳妇不是抄化的，是求药的。”(《三遂平妖传》第四回)
- (15) 瘸儿道：“娘，我依着你说话，不记怀便了，你却为何掉泪？”(《三遂平妖传》第五回)
- (16) 孙兰姬正换了红衫上轿，门口鼓乐齐鸣，看见狄周走到，眼里吊下泪来。(《醒世姻缘》第四十回)
- (17) 晁夫人连吊几点眼泪。(同上)
- (18) 怎么得天爷有眼，死那老砍头的，我要吊眼泪，滴了双眼。(《醒世姻缘》第四十八回)
- (19) 小珍珠从厨房出来，缩着脖子，端着肩膀，紧紧的抄着胳膊，冻的个脸紫紫的，眼里吊泪。(同上)

但史书中的情况则不同：

- (20) 女闻姑称新妇，泪簌簌下，遂留执妇道不去。(《明史·列女列传·王贞女列传》)
- (21) 女目忽开，流血泪数行，若对泣者。(《明史·列女列传·刘烈女列传》)
- (22) 钰少苏，回盼，出泪而绝。(《明史·列女列传·张烈妇列传附郑氏列传》)
- (23) (黄观)绘父母墓为图，瞻拜辄泪下。(《明史·列传·黄观列传》)
- (24) 刘哈刺八都鲁传遂即辞去，忍泪不下，而鼻血暴出，数里弗止，驰至王所。(《元史·列传·刘哈刺八都鲁列传》)
- (25) 附王进传钧且行且跪，涕泪俱下。(《金史·列传·王宾传》)
- (26) 显宗允恭纪遇大风雪，左右进雨具，帝却之，比至顿所，衣尽沾湿，观者无不下泪。(《金史·本纪·世纪补》)
- (27) 泪下如雨，拭泪就坐强欢。(《宋史·列传·叛臣传下·李全传下》)

以上“泪”前的动词多为“下”、“流”、“出”等，没有一例“掉泪”的用法，“掉”多用“摇”等古义。如：

- (28) 长山徐姬痛疾，手足颤掉，裸而走，或歌或笑。(《明史·列传·方伎列传·周汉卿列传》)
- (29) 其后寇乱民散，途遇亲戚，有饮泣不敢言，或掉臂去之者。(《明史·志·五行志》)
- (30) 遂邀贯视师，至于迴野，略无人迹，药师下马，当贯前掉旗一挥，俄顷，四山铁骑耀日，莫测其数。(《宋史·列传·奸臣传·赵良嗣传附郭药师传》)

《宋史》、《元史》、《明史》和《史记》、《汉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在当时口语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既有书面语的成分，也有口语的成分，是研究汉代语言的经典文献。而前者则和当时的戏曲、小说在语体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点在“掉”的意义倾向上可见一斑。这一方面说明了“落”义的“掉”具有口语性，另一方面表明在文言白话渐行渐远的近现代文学中，“掉”的“落”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而“掉”的本义及相关义项仅限于“尾大不掉”这样的成语中有少数保留。“落”义在口语中的强势标志着其本义的逐渐衰亡。

二 “X掉”结构及“掉”的虚化层级

唐代开始，“掉”不仅出现“落”义，可与动词X连用构成“掉X”式并列结构的复合动词，如：

(31) 掉弃兵革，私习篋篋。（《全唐诗·韩愈·元和圣德诗并序》）¹

这里“掉”和“弃”构成并列结构的同义复合词。类似的还有：

(32) 趺倒葫芦掉却琴，倒行直上卧牛岑。（《全唐诗·吕岩·七言绝句》）

(33) 割断繁华掉却荣，便从初得是长生。（《全唐诗·吕岩·感讽五首一》）²

“掉”和“却”也构成并列结构的同义复合词。

宋代，“掉X”形式的并列结构依然使用，如：

(34) 掉脱乌巾向人说，市朝不乐似山林。（《全宋诗·许及之·新晴》）

(35) 此只说不义之富贵，视之如浮云，不以彼之轻，易吾之重。若义而得富贵，便是当得，如何掉脱得。（《朱子语类》第十五卷）³

(36) 如今宰相思量得一边，便全然掉却那一边。（《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

(37) 拄杖指天，布袋著地。掉却数珠，好一觉睡。（《全宋诗·苏轼·观藏真画布袋和尚像偈》）

(38) 子路许了人，便与人去做这事。不似今人许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朱子语类》卷四十二）

(39) 如说教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处，教他自得。（《朱子语类》卷七十九）

(40) 虽是掉翻，依旧离这个不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41) 你道他是知觉运动，他又有时掉翻了。都不说时。（《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42) 如他几个高禅，纵说高杀，也依旧掉舍这个不下，将去愚人。（《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掉”与“脱”“却”“放”“翻”“舍”等为同义，从同义连用的使用频率来看，“掉脱”“掉却”“掉翻”“掉放”“掉舍”当为动词。

正如徐时仪和刘焱所注意到的，在宋代，“掉X”和“X掉”可以互换使用，以“掉放”为例，《朱子语类》还有“放掉”的用法：

(43)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观。盖他狂也是做得个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朱子语类》卷二十九）

此外，“X掉”结构的动词也多处出现，如：

(44) “它最怕人说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¹ 见《辞源》。

² 《辞源》“掉却”的最早书证为宋代黄庭坚《赠刘静翁颂四首》“艰勤长向途中觅，掉却甜桃摘醋梨。”这两例证明“掉却”一词的书证可提前至唐代。

³ 见《汉语大词典》P663。

(45) 郡兵厌宝玉，得此只挥掉。(文同《秦诏》)

从元代开始，“X掉”结构的动补短语出现了。“掉”和前面的成分的关系不是并列而是补充关系，表示前一动作的结果。如：

(46) (醉春风)你失掉了钁钁，歪斜着油髻狄髻。(《元刊杂剧三十种·薛仁贵衣锦还乡》)

(47) 坐了半日，方才说得话出，才知道鞋子都跌掉了。(《醒世姻缘》第三回)

(48) 辨悟道：“上天晓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怕夺了全卷去，故先吹掉了一纸。”(《二刻拍案惊奇》卷一)

(49) 要弄出事来，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连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红楼梦》一百零三回)

(50) 收了一个丫头，过了两日，嫌不好，弃掉了；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又嫌他不会奉承，又渐渐灰绝了。(《醒世姻缘》第一回)

(51) 那晁老一个教书的老岁贡，刚才撩掉了诗云子曰，就要叫他戴上纱帽，穿了圆领，著了皂靴。(《醒世姻缘》第十六回)

(52) 晁源叫了一声救命，小鸭儿已将他的头来切掉，把唐氏的头发也取将开来。(《醒世姻缘》第十九回)

(53) 因他在围场中伤害其外的生灵不等，将泰山圣姥名下听差的仙狐不应用箭射死，又剥了他的皮张，弃掉了他的骸骨。(《醒世姻缘》第一百回)

(54) (末怒介)好大胆老奴才，这贡院之前，也许他来游耍么！(小生)待我走去，搽掉他胡子。(《桃花扇》卷一)

(55) 杨老爷新做了礼部，连你们官儿都管的着，明日拿去拶掉你指头。(《桃花扇》卷二)

判断的形式标记之一就是在这时期X和“掉”之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如：

(56) 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桃花扇》第一卷)

也可以形成“X得掉”和“X不掉”的结构，如：

(57) (金盏儿)这墨又不曾把鳔胶来调，这字又不曾使绣针来挑，可我怎生洗不下、擦不起、揩不掉？(《全元杂剧·郑廷玉·布袋和尚忍字记》第一折)

(58) 真人急忙除金箍，除又除不掉，只箍得三昧真火从眼中冒出。(《封神演义》八十二回)

(59) 今日可脱不掉了。(《镜花缘》第七十二回)

(60) 呵呀！那戏场粉笔，最是利害，一抹上脸，再洗不掉。(《桃花扇》卷三)

(61) 大家闹在一处目成诵，讲与他的书，印板般刻在心里；读过的书，牢牢的，挖也挖不掉的。(《醒世姻缘》二十三回)

(62) 到了这个时候，赛又赛他不过，赶又赶他不掉，岂不倒是一个后患？(《九尾龟》二十五回)

(63) 你们这班没用的奴才，叫你们撵一个人都撵不掉，倒反容他这般放肆起来，你们到底当的什么差使？(《九尾龟》八十五回)

(64) 章秋谷明知今天是一定走不掉了的，只得随随便便的住下。(《九尾龟》一百五十回)

(65) 毛烈说：“正因为是几千两银子的大事，你交给我了，难道还好赖得掉不成？要什么把柄？”(《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

- (66) 调羹心中不忍，对童奶奶道：“俺大哥家中田连阡陌，米麦盈仓，广厦高堂，呼奴使婢，那样的日子都舍得吊(注：通“掉”)了不顾，抛家弃业。”(《醒世姻缘》七十九回)
- (67) 二瞎子道：“你早告诉了我，这菜可以退得掉的。”(《官场现形记》四十五回)

这说明，X和“掉”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了。

而且“掉”前的动词的数量逐渐增多，范围逐渐扩大，不仅可以是表示实施“掉”的动作用的具体行为动词，如“切”“撩”等，也可以是表示“掉”的发生方式的一般行为动词，如“用”、“卖”等，如：

- (68) 留连半年，方才别去，也用掉若干银两。(《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
- (69) 在家时先曾败掉好些家资，被父亲锁闭空室，要饿死他。(《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
- (70) 狄希陈是被他吓掉了魄的人，恐又知道小浓袋合他说了许久的话，晓得事有洩漏，祸不可测，怎么还敢进去？(《醒世姻缘》第九十八回)
- (71) 家人传到外面，众骡夫嚷说：“这春月正是生意兴旺时候，许多人来雇牲口，只因你先定了，把人都回掉去了。”(《醒世姻缘》第五回)

清代开始，X的范围扩大到可以是形容词。如：

- (72) 分班之后，仍旧你争我斗，又说：“你的五日都是实受，我的五日多有空闲。偏心的，该长碗大的疔疮；不公道的，该长斗大的瘤子；偏吃了东西的，烂掉了产门！”(《醒世姻缘》第九十一回)
- (73) 要将外边死皮用药蚀去，然后再上细药生迹要不早治，这只胳膊都要烂掉。(《醒世姻缘》第六十六回)
- (74) 请我去看，我认的是报应疮，治不好的，我没下药来。果不其然，不消十日，齐割扎的把个头来烂掉一边。(同上)
- (75) 若无此辈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有了此辈到底救活性命不少。(《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
- (76) 将来终究有个交代，或者把要紧的人坏掉几个，还所搪塞不了吗？(《官场现形记》第十八回)
- (77) 我想李清是个单身子，日逐用度有限，除算还了房钱、药钱，和那什物家伙钱以外，赢徐的难道似平时积攒生日礼一般，都烂掉在家里？(《醒世恒言》卷三十八)

我们同意刘焱(2007)的说法：“V掉”结构的出现，为“掉”的虚化提供了可能的语法环境。但他还认为“掉”是在动结式的结果补语位置逐步虚化的，对于此我们持有异议。我们认为，动补结构“X掉”是从一个并列结构的动词逐渐发展而来的。

一般来讲，动补结构是从连动结构发展而来的。后来成为动词补语的“得”、“取”、“破”、“死”、“断”、“毕”“却”“将”等等都是如此(刘坚 1995、何乐士 1984、蒋绍愚 1999)。

但是，“掉”的演变轨迹则是这样的：

1. 唐代(“落下”“抛弃”义出现): 掉 V(动词)唐代



2. 宋代:

V 掉(动词)



3. 元代以后:

V 掉(动补结构)

在汉语史上也有从并列结构的动词发展出动补结构的例子。志村良治(1974)就发现了“坏”存在着可互换的形式。

坏破(《佛本行经》七)破坏(《修行道地经》)

坏败(《大乘大义章》下)败坏(《世说新语·贤媛》)

坏烂(《中本起经》下)烂坏(另一本)

对于这种情况,徐丹(2001)论述说,“在汉末至六朝时期,‘坏’在 V_1+V_2 里多见于下字,上述这三对例子说明,‘坏’的地位还未彻底固定。……但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坏’在 V_1 位置时只能与‘死’构成双音节词‘坏死’。‘坏’在‘带坏’、‘打坏’、‘弄坏’、‘弹坏’、‘急坏’、‘累坏’、‘宠坏’中都成了前一个成分的补语。”也就是说,“坏”之所以成为补语和它在双音节词中的位置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样,“掉”在唐代的双音节词中无一例外位于 X_1 (或称 V_1 ,下同)的位置,而在宋代,可以出现在 X_2 (可称 V_2 ,下同)的位置,但还不占优势。如《朱子语类》中出现的 X_1+X_2 结构中有“掉开、掉放、放掉、掉却、除掉、掉舍、掉翻、掉脱”等 8 个,其中“掉”位于 X_2 位置的只有两个。但是元代,“掉”则主要位于 V_2 的位置了。和“坏”一样,“掉”在双音节动词中的位置是其成为补语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在清代汉语的“X 掉”的用法已经发展非常成熟。无论是像“丢掉”“卖掉”这样 X 为动词,还是像“烂掉”“坏掉”这样 X 为形容词,X 和“掉”都具有一个相同的义素,即“失去”。其中的“掉”的语义概括起来,分别表示表示客体脱离(X_1),客体消失(X_2),客体变化(X_3)(刘焱,2007), X_1 和 X_2 一般为动词, X_3 一般为形容词;而 X_1 和 X_2 的不同在于 X_1 是具体的行为动词,表示实施“掉”的动作,如“切”“拔”等,而 X_2 则是动作性动词,只是表示“掉”发生的方式,如“用”“卖”。

在这三种形式中,“掉”的虚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X_1 掉”和后二者的不同在于,后二者的“掉”具有羡余性,即省略“掉”并不影响语义的表达。这和“掉”的语义指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切掉你指头(客体脱落)

卖掉了一头骡子(客体消失)

烂掉了胳膊(事物变化)

在这三个例子中,“掉”都是表示“脱落”义或者从“脱落”义演化而来的。按照刘焱(2007)的说法,这里的“掉”在语义上分别表示表示客体脱离(X_1),客体消失(X_2),客体变化(X_3)。但是从“掉”的语义指向上看,“掉₁”指向客体“指头”,“掉₂”指向动词“卖”,“掉₃”指向形容词“烂”。因此,“掉₁”是不能省略的,否则意思会有所不同,而“掉₂”、“掉₃”则具有羡余性,即省略了“掉”不影响词义的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掉”虽然

在三例中都是补语，但是“掉₁”仍然是动词，而“掉₂”和“掉₃”则虚化为助词。总的来讲，X的词义类型的不同导致“掉”的语法功能的不同。

参考文献

- 何乐士. 1984. 《〈史记〉语法特点研究》，程湘清编：《两汉汉语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蒋绍愚. 1999. 〈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国学研究》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 1995.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3。
- 刘焱. 2007. 〈“V掉”的语义类型与“掉”的虚化〉，《中国语文》2。
- [苏]谢·叶·稚洪托夫. 1986. 〈七至十三世纪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语文研究》4。
- 邢贺. 2005. 〈现代汉语“掉”的语义认知分析〉，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徐丹. 2001. 〈从动补结构的形成看语义对句法结构的影响—兼谈汉语动词语义及功能的分化〉，《语文研究》2。
- 徐时仪. 2007. 〈“掉”的词义衍变递擅探微〉，《语言研究》4。
- 叶经韬. 1986. 〈“掉”是时态助词吗〉，《疑难字词辨析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志村良治. 1993. 〈汉语的使成复合动词形成过程之研究〉，《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掉” and “X掉”

Wei Zhaohui

Abstract Transmitted texts reveal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掉 is “to shake.” It was changed to mean “to fall” in the Tang dynasty. “掉” can either be used alone or in the parallel structure of the verb “掉X”. In the Song dynasty both verbs “X掉” and “掉X” can be used.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X掉” was very popular in opera and novels. It is because “掉” was a daily spoken word.

Keywords 掉, X掉, historical evolution